

錦
上
花



新编野史传奇丛书

新编野史传奇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编	李智量				
编委	李智量	常玉欣	马佳林	伍 严	
	胡志远	李德仁	张潜卓	林 宏	
	郭海峰	廉 杰			

回 目

- 第一回 王子显金榜题名..... (1)
 刘舜英湘江遇难
- 第二回 桃李门墙娶美女..... (17)
 春光禁苑进谗言
- 第三回 赐汤饼丞相生儿..... (41)
 下辽书学士出使
- 第四回 离间计四贤受害..... (57)
 赐御恩三代沾荣
- 第五回 陈夫人痛心哭女..... (75)
 女尚书法场倾生
- 第六回 复国仇失土收复..... (91)
 得全胜金殿加封
- 第七回 韩彩云识破锦笺句..... (109)
 刘雪梅盗去珠玉诗
- 第八回 刘小姐招魂祭父母..... (125)
 王丞相探病恨奸奴
- 第九回 宋明发翰林修史..... (132)
 韩彩云金殿陈情

第十回	找原配喜见父母 坐洞房笑叫姑娘	(148)
第十一回	会新亲安国正嫡 敬礼孝子官连姻	(160)
第十二回	使辽东三番花烛 成大事国家昌盛	(169)

(1)	李元霸金鼠下正	回一第
(71)	李元霸金鼠下正	回二第
(11)	李元霸金鼠下正	回三第
(72)	李元霸金鼠下正	回四第
(73)	李元霸金鼠下正	回五第
(18)	李元霸金鼠下正	回六第
(80)	李元霸金鼠下正	回七第
(82)	李元霸金鼠下正	回八第
(83)	李元霸金鼠下正	回九第

第一回 王子显金榜题名 刘舜英湘江遇难

诗曰：

从来女子有英才，染翰题名总应该。

不是锦笺书一纸，怎能才女列金钗。

话说南朝宋国国君自登龙位，历三代传至真宗皇帝，此位乃是个仁慈有道之君。但是，朝内仍有奸臣，其代表为丞相丁谓。这丁谓在朝内专权，结交了一班奸党，其中有五个为首之人，时称五鬼，欺君乱政，残害生灵。这五人名姓自然交代，以后慢慢再表。

话说洛阳有一姓王的书生，名曾，号子显，年少忠厚，其父平登，三十岁上一病身亡。母亲曹氏乃贤德淑良之女，教子读书入泮，家中广有田园，家中富庶，专好做善事，周济贫苦之人。那王曾生得十分美貌，真可与潘安相比。他为人寡言少语，一身正气，潜心立志认真攻习书史，加之聪明灵秀，没几年时光，便才高学大，众人难比。母亲又给他请了个武师教他武艺，刀枪剑戟等十八般兵器一年时间件件都学得十分精通，连珠箭三百步穿杨，真正文武兼备，盖世英才。王曾幼时聘定妻室李氏，此时与王曾同年，十六岁，已经完婚

了。他妻子叫李风云，生得十分姿色，当家理事，针织女工，真正是把好手。夫妻二人相敬如宾，婆媳之间情同母女。这一年正当乡试，王曾前去应试。这一天，已近乡试之期，王曾收拾行装，告别了妻子与母亲，带上一个得力的家丁便往省城进发。在路行程非止一日，这一天已来到了省城。寻一家寓所住下，次日即赴场闱。三场已毕，王曾回到寓所，等待发榜之日。九月初八榜文挂出来了，本年乡试解元是王曾。报子纷纷来寓处报喜，王曾重赏报子。次日又参见主考房师，拜会同年。主考甚喜，对众房官道：“此生得中解元，实是名符其实，真真是个奇才。这王曾将来必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等将来恐远不及此解元呢！”众房官道：“解元果是个奇才，大人得此桃李，卑职等也感到十分高兴。”主考官闻言，心中大喜，对王曾道：“你今虽中了解元，尚未能枉称天下奇才，必得再攀状元之桂，那时为师为你贺喜。”王曾道：“多谢老师夸奖，弟子定尊先生之言，潜心书史，以待蟾宫折桂。”说罢告辞而出。

鹿鸣宴罢，王曾回到家中。进了门先拜见了母亲，然后与妻子相见。次日又到祠堂来参拜祖宗之灵。众亲戚闻听王曾中了解元，都来王家贺喜，府县的大官小吏也不敢小视，一个个骑马乘轿前来贺喜。王曾的母亲命家人摆盛宴款待众官员及众亲友，又请梨园演戏三天，以待众客。一连数日，忙忙碌碌。半个月后，王曾欲赴京城去参加会试。母亲对他道：“会试之期尚远，得明年才能开试，你又新婚未久，又近岁寒之时，不如过了残寒再赴京不迟。那时春暖花开，也省却了许多麻烦。”王曾道：“孩儿谨依母命便了。孩儿在家也好

与妻子一同侍奉母亲，一家团圆。”这且慢表。

且说有一个刘贤，已经中举，夫人顾氏。刘贤家住长沙府，因战乱之故来到洛阳，乃世代书香忠厚之人。刘贤只有二女，并无儿子。为子嗣计，妻子多次劝他纳妾，他只是不允。妻子背着他让冯妈去买个少女来。这一天，果然见冯妈领进来一个少女，长得沉鱼落雁之貌，避月羞花之容。顾氏见了问冯妈道：“有劳你了，选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子，这是给你的谢银，不要嫌少。”说着就把二十两银子递给了冯妈，冯妈得银，心花怒放，连连称谢后告辞出去。这时顾氏才询问这女子的身世家庭。这女子见问，向顾氏施了一礼道：“奴家韩彩云，自幼曾许与曹家，因遇兵乱，曹家全家背景离乡逃向他方，至今生死不知，相逢不知在何年月。这时奴家又遇父母双亡，我一个女孩儿家，手中又无银两，只得卖身以葬双亲。但奴家卖身是来作婢为仆的，决不作妾的。方才那位冯妈妈，奴已是与她说过了的，不然银子再多小女子也不敢到贵府的。今年小女子已十六岁，家中有什么粗活，夫人只管吩咐，定会认真去做的。”顾氏一听，心中只是怪那冯妈没有说明白，但又见这个女子也怪可怜的，又有这样的孝心，也就不好强她。这时刘贤进来，见顾氏与一个美貌女子说话，便问顾氏是何缘故，顾氏不敢相瞒，便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刘贤听后十分佩服这个女子，答应替她查访曹氏一家。因她也是个书香门第之女，不忍让她与婢子为伍，而正好与两个女儿作伴。长女舜华已十五岁，次女舜英十三岁，这两个女子都生得倾国倾城之貌，且又学问高深，不亚男儿。二女之中舜英比姐姐更胜一筹，簪花妙楷真不次于卫夫人手笔。

舜英满腹文才，却不忘女工，日间在绣阁中针指刺绣，夜间灯下读书，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只差一点，性格内向，寡言少语，与姐姐亲密无间。因见她姐妹美貌，那求亲说媒的唯恐错过良机，纷纷登门，而刘贤一概不应，向这些人解释道：“我也是因避战乱才来到这里的，待战乱平息后我们仍要返回故乡的。我们夫妇二人只有这两个女儿，要好好招个女婿以为终身之靠。若是在洛阳定了亲，将来便难办了。”这些人见刘贤如此说，个个无可奈何，只得告退。然而不知内情者仍是络绎不绝地登门，又往往是豪门贵族，刘贤十分厌烦。闻说近来战乱稍平，刘贤心想，不如趁此时机返回故乡。于是与顾氏商议，顾氏早已有此意，因而吩咐家人立即收拾，准备起程。这两位千金闻听此信，心中也十分高兴，但是听得人说洛阳花开得甚好，从未出去看过，如今要返故乡了，再不看怕是没有机会了。就是自家的花园也从未认真地看过呢。于是立即把这个想法说与彩云，彩云闻听忙说道：“二位小姐，园内的梅花大放，到了观梅亭上可一览盛梅之景。”这两位千金闻听心中十分欢喜，起身便各对菱花镜整理乌云，打扮已毕，更胜如仙子。彩云唤来众使女随同小姐来到园中的亭子，又在园中寻花觅柳地尽情赏花玩景。舜英同彩云携手来到观梅亭上，只见亭中四面纱窗被笼罩在盛开的梅花之中，一派生机盎然的迎春景色。亭中放着书籍及文房四宝，舜英便坐下来，随手在书厨内取出一本书来，一看却是一部唐诗，展开之页题的正是御沟红叶之诗。这时舜华进了亭子，见妹妹翻着唐诗，便顺手夺了过来，一见此诗便笑着对妹子道：“小妹既是喜欢这首诗，为姐就代你抄写下来如何？”彩云

看见，便问这是何人诗句，诗意如何。舜华见问，含笑说道：“这首诗曾做过大媒呢！这是唐朝的事了。有个宫女与你一样，也是姓韩的，只因这女子正值青春妙龄，却被禁在深宫，便起了不尽的思春之情。但宫中哪里可以找到个男子呢？就是见见也难哪。于是在红叶上题了首诗，然后放入御沟之上，让它通过宫墙漂到禁宫之外，或许有哪个年轻的后生看见，也知宫内有个女子渴望宫外之春与甜蜜的夫妇生活，也算是一种自我安慰吧。事有凑巧，这红叶之诗顺御沟漂出宫外，恰被一姓王的后生拾得，对这位姓韩的宫女便起了不尽的相思之情。后来唐皇知道了这件事，深为感动，便将这位宫女赐于王公子成婚，成为千古佳话。”彩云也是识文断字的，听了这段故事，便将那诗取过一看，然后也提笔写了一首，以志此事：

一联佳句随流水，十载相思满素怀。

今日喜成鸾凤友，始知红叶是良媒。

舜英哪甘落后，见彩云题诗，也取笺过来，挥笔题和，诗云：

宫词读罢自沉吟，天赐良缘夙世音。

我把锦笺书一纸，可能代觅有才人。

舜华看罢，不禁大声念了出来，羞得舜英满面通红，抢下来藏入袖中。这时家人奉命来收拾观梅亭，抬桌搬柜，乱乱纷纷，二位小姐便同彩云走出。出了亭忽听栏杆上喜鹊鸣叫，便香肩相并，一同观看，看着看着，不免对景伤情。心中想道，今天姐妹同在此赏花玩景，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不知明日观花的是何人呢。几个人望着喜鹊及眼前之景，依依不舍，

此时反有留恋之情。正在这时，丫环前来向小姐禀道：“小姐，行李已遵老爷之命发走了，夫人马上就要上船，请二位小姐及彩云姑娘也准备走吧。”二位小姐闻听，便与彩云一同来到前厅，收拾一番，一同上轿登舟，匆忙之际，题诗的锦笺却遗忘在观梅亭上，七年后引出一段金銮赐婚之事，这都是后话，且放下不表。

且说刘贤一家登舟后顺风而行，一路上春光明媚，柳绿莺啼，也难以细表。这时，舜英忽然想起临行时题的诗，虽是一时诗兴，但若是留着被人看见，也有些不便，人们不知背景，光看后两句，必定认做我这是求情诗，倘若落在年青后生之手就更加麻烦了，不如且烧了吧。想到这里把手伸向左袖中，摸了一会儿没有，又摸右袖也是没有，不觉心中一惊，即问彩云道：“适才在花园题的诗不见了，你可曾见我放在哪里了或是遗失在什么地方了？那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若是丢了，如何是好？”彩云道：“当时我也是只顾欣赏二位小姐的才华，诗笺收与未收也实在是记不得了，多分是遗失在花园的了。”舜英听了，心中十分着急，满面忧容，闷坐在船上。舜华这时进了舱来，见妹妹这付面孔便问道：“妹妹为何这样愁容满面，有何心事与愚姐说说，不要闷在肚里。”舜英嗔怪道：“还问呢，都是你惹出来的事，你若不题诗纪事，我怎么会想起和诗来呢？可恨者，我还在落款中写明了家乡居址，若是被人拾着，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得满洛阳的人知道了，岂不要被人传为笑柄？”舜华见妹妹埋怨她，不禁微微一笑道：“莫是你知会哪个青年后生让他取诗笺不成？若不是这样怎么就断定这诗一定要落入人手呢？那房子一半时也

住不上人，就算住上了人，怎么就非要游园？这些天就不刮风下雨吗？再说，就有人住进去，焉能不令仆人先打扫收拾一番？若是园丁收拾花园，发现诗笺，必会当成无用的废纸扫入废物中烧掉埋掉的，怎么会一定落入人手呢？你何必这样着急呢？”舜英道：“姐姐你想，咱家住在园林之内，我们不回家乡，没有人敢到内园去游玩，如今我们走了，园中又鲜花盛开，怎保得没人去赏花呢？若是被游园的浪子拾得此诗笺，难免要带来一些麻烦。”舜华道：“不妨的，就算有浪子拾去，我们早已到了湖南，两省相隔，千里迢迢，他拾去了又能怎么样？妹子就放宽心吧！”舜英被姐姐一番话，说得略放愁怀，起身来到船舱窗口处，向外看去，只见远山重重，近水依依，岸边的杨柳舞动着袅娜的枝条，象似是安慰，也象是在祝福这个即将返回故乡的小姐，桃花初放，那不正象征着含苞待放的妙龄少女吗？鸟儿在枝头尽情地歌唱，歌唱着春天的明媚，也象是在唱着送别回归故乡人的歌。彩云见小姐倚窗远望，若有所思，便也来到舜英身边。就在这时，忽见乌云翻滚，遮天蔽日，紧接着，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江中立即浊浪排空，大浪一会把船托向小山般的浪峰，一会儿把船掷向两山之间的水谷，众人立即惊惶失措。彩云一把拉住舜英，可她自己也未站稳，船一阵倾斜，半边没入江水之中，当船身又被大浪扶正时，舜英与彩云却不见了。这下可吓坏了舜华，忙与侍女跌跌撞撞地去告诉父母。刘公夫妇闻听，顿时哭得昏倒在船板上。稍公水手被这突来的狂风骤雨也搞得一时手足无措，只得在黑暗中紧紧握住船桨，其他一切都只得听天由命了。

风停雨止，云散日现，大江恢复了平静，船也安稳了，稍公们长长地呼了口气：“唉，总算这船还没有被吹翻，真真吓死人了！”刘公夫妇在舜华及侍女们的呼唤下，苏醒过来，四目观望，不禁想起了方才发生过的事，夫人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边哭边喊叫着：“我的英儿呢？英儿，娘去与你做伴了！”喊着叫着就要投身江水。刘公与舜华死命拖住，几人哭成一团。哭了一阵，舜华劝父母道：“爹爹母亲，光哭无益，现在风平浪静了，不如将船靠岸，沿着岸边寻找一下，或许舜英、彩云适才被大浪涌上岸边，也未可知。”刘公道：“女儿说得一点不错，快吩咐水手停船岸边，快快上去寻找。”船很快靠了岸，刘公夫妇与众人一同下船沿岸向顺水方向寻去。寻了半日，踪影皆无。又到沿岸的深山远谷去寻找，仍是没有踪影。刘公夫妇及舜华哭得死去活来，以为舜英与彩云定是葬身江水了。江水滔滔，出事时又是浪急水猛，就是这尸首又到何处去打捞呢？舜华痛心无比，心中无比思念妹妹。昔日与妹妹同行同住，同坐同安，如今只剩下我一人，妹子，你抛下我一个人到哪里去了？想当初，姐妹同伴，欢乐无比，可转眼之间就如同换了个世界。又想起彩云，这女孩真真是命苦。当初被迫卖身为婢，来到刘家，我们视为闺阁佳伴，以为可以天长地久，又谁知天降这个奇灾大祸。众人痛哭了一阵，刘公止住哭声，劝住夫人，命舜华吩咐仆人安排香烛之类，立牌为女儿招魂。不一会儿，一切布置就绪，刘公夫妇及舜华奠祭舜英及彩云，寄托哀思，然后又上船前行，这且慢表。

再说彩云去拉舜英，只觉眼前一黑，一股不可抗拒的力

量把她从窗中抛了出去，抛到一个冰冷湿浊水的世界。此时彩云只有一个意识，那就是抓住小姐，紧紧的抓住她，不管死活，我们都要在一处。两个年轻的女子被抽出船舱，又被大浪忽高忽低地冲击着，漂浮着，不一会儿，冲到了一片芦苇地。这时风停了，浪静了，两个妙龄女子昏迷在芦苇滩边，下半身不时被江水涮洗着。此时，彩云的手仍紧紧的拉着舜英。一阵轻风袭来，舜英醒来，睁眼一看，见自己的手被彩云紧紧地攥着，彩云紧闭着双眼，象是睡着了，睡得那样甜。舜英把彩云唤醒，这时才明白过来方才发生的事，放眼湘江，不见了船只，不见了双亲，只有那一江湘水在静静的流着，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舜英顿时放声大哭起来，对彩云道：“全家人一定是同船一起丧身在江中了，我们二人被大浪冲到了岸边，爹娘姐姐都不见了，我还活着有什么用？不如也随他们去，图个全家团圆吧！”说罢就要往江里投。彩云拚尽全力死死抱住舜英，哭泣道：“小姐切莫这样轻生，你若死了，丢下奴家可如何是好？再说人船皆不见了，也未必都丧身江中，或可日后相见。就算亲人都丧身江中了，小姐就更不可轻生了。刘氏一脉只有小姐，你若一死，岂不断了刘氏的血脉，做了不忠不孝之人，那时双亲与姐姐在九泉之下也不会高兴的。眼下我们要想办法活下去。奴想起当初为葬亲而卖身为奴，感谢你家老爷与夫人，把我看成亲生女儿一般，与两位小姐闺中为伴，我愿终生服侍小姐，以报老爷夫人大德。如今大难不死，就该相依为命，或许日后定有团圆之时。”舜英听罢，长叹了一口气道：“话虽如此，可你我都是女子，又皆年少，到何处存身，以何生计为活？举目无亲，孤

苦伶仃，如何生活下去呀？”彩云道：“小姐，常言道：天无绝人之路。想这场大难尚且不死，老天有意使你我存活也未可知。我们快些趁此将衣拧拧，让风吹吹干，天快黄昏了，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这里荒郊野岭，又处江边，若有歹人出没，你我便要身受其辱了。”一句话提醒了舜英，她赶紧脱下衣裳，彩云也宽衣解带，此时二人才觉得浑身打擅。二人把衣服脱光，拧干了，搭在芦苇上，让风吹着，二人光着身依偎在一起取暖。此时，江边一片宁静，仿佛这个世界上只有她们二人一般。

绫罗易干，此话不错，工夫不大，二人的衣裳都干了，二人赶紧穿好。彩云道：“我们快走吧，寻个山村住下再说。”舜英只得同意。二人携手走了一会儿，远望即将落山的太阳，隐隐发现有一缕炊烟。彩云大喜道：“小姐，好了，有人家了，咱们再加紧走几步吧！”舜英一听说有了人家，浑身立即添了不少力气。越走越近，见是个小小的山村，村头一间草屋前，一个年老的妇人正站在那里收拾晾在衣杆上的衣裳。彩云忙赶上前施了一礼道：“老婆婆，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可肯留我们暂住一宿？”那老婆婆将她二人仔细打量一遍，说道：“这里是杏花村，看你们两位的样子也不像是村野女子，为何来到这里？”彩云便将江中遇险之事说了一遍。老婆婆听罢连叹了几声道：“原来是位千金小姐，你们既是落难到此，我又是一个孤老婆子，就请二位小姐快快进屋歇宿一宵，明日再赶路不迟。只是村屋狭小，有慢小姐了。”舜英与彩云听罢，心中十分欢喜，向老婆婆道了谢，便同她一同进了屋。只见草房十分洁净，窗外的小庭院花树清幽，一条

小溪从门前静静地流过，小溪两旁杨柳成荫。进了屋，老婆婆忙到厨房去安排酒饭以款待她二人。又取水来让她二人净手洗面。工夫不大，老婆婆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还有一壶村酒。二人与老婆婆共进晚餐，然后一同入睡。

一宵无话，次日天明，舜英与彩云早早起来，梳洗已毕，舜英对老婆婆道：“承婆婆容我二人过夜，感恩不尽。因我二人为落难之人，随身之物俱丧于江中，眼下要赶路，苦无盘缠，只得将头上的金钗兑几两银子，我们人生地不熟，敢烦婆婆为我们兑些银子，将来一并报答。”老婆婆听罢，说道：“这事甚是容易，我知道村中有两个财主，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待我前去兑换，你们马上就会有银子的。”舜英听罢，心中十分欢喜，便将头上的金钗取下一根，又从耳上取下一个金耳环，从腕上取下金手镯，一一交在婆婆的手中。婆婆接过，小心翼翼地包好，然后转身出了屋。去了不一会儿，老婆婆便兴冲冲地回来，进门便说道：“哎呀呀，真真是个财主，当即就拿出五十两银子，还有些零头。”说着把银子交给舜英。舜英道：“老婆婆，多劳你了，这一锭银子就送给你吧！”老婆婆再三推辞不肯接受，见实在推辞不掉，只得收下了，又立即给舜英与彩云摆酒饭钱行。二人食毕，连连道谢。舜英又问老婆婆多少年纪了，姓什么，有无儿女，以便日后来报答恩情。老婆婆见问，长叹了一口气，回答道：“我乃女流，姓氏早已忘了，丈夫姓左，结婚一年他就被官府抓去戍边了，至今也没个踪影，谅早已没了。我今年六十岁了，无儿无女，靠几亩薄田以养终身。我一世吃斋念佛，经常在村中解人急难。自古道：施人与恩不望报。你们今天要走了，我是过来的人

了，有几句话要告诉你们。你二人生得如花似玉，又是落难之人，无亲无友，路上要多加小心。山僻小路最好不要走，要走大路，以防遇上歹人。为了自身的安全，也不要过于打扮，最好装作贫人，以防带来麻烦。”说到这里，又向舜英道：“你们打算到哪里去呀？”舜英道：“我们要到京城去。”老婆婆道：“此去京城有十数日的路程，往东直行便是。”舜英与彩云再三感谢，辞别老婆婆，二人上路。

二人按老婆婆的指点，一直向东走去。舜英脚小鞋尖，一天也走不了多少路程。为防路上不便，二人买两方乌巾蒙在头上，晓行夜宿，一路上美景无心赏，美味无意吃。却喜渐至三月，天气温暖，彩云一路上服侍舜英，含悲忍泪向京城走去。二人行走了大约有半月的光景，渐渐离京城不远了。这一日来到东京城内，但只见：

皇都京城似锦绣，六街三市闹纷纷。

九州四海云集客，货物似山人似云。

车如流水楼连楼，贵妇王孙间贫人。

满街喝道官员过，百姓纷纷避入门。

舜英与彩云寻了一所尼庵住下，这且慢表。

话说王曾自从回家之后，文章天天读，武艺日日练，有时到郊外去打猎，有时会会文武朋友，论文章，说武艺。妻子李氏十分能干，田园家务十分经心，不用婆婆与丈夫操心。妻子还善待本家与亲友，时常遇有贫人求乞她还慷慨施食，因此夫妻之间更加亲密，合家上下十分和睦。转眼之间，残年已过，又过了新春，王曾准备料理入京会试。侍人早已将行装琴剑之物都备好。这一天王曾闲暇无事，眼看起身在即，

心想，若到了京城便不能打猎了，不如趁今日再去打猎一回。于是告别娘亲，带了侍从，挟膺牵犬到东山去打猎。王曾一身轻装，骑着骏马，头戴武生巾。出了东门，打从刘府花园经过，忽听得梅枝头喜鹊鸣叫，王曾心喜，取过弹弓开手就一弹射去，正中枝头之鹊，落在花园中。王曾便叫家人去取来。家人奉命而去，找着一个看园的老人，说明情况，老人把园门打开，这时王曾也赶了来，见园门已开，便也下了马往园内走来。只见梅花纷纷飘落似彩云一般，更显得春光盎然。王曾一行来到太湖石上，忽见那只中了弹的喜鹊在苍苔上对着王曾鸣叫，王曾心中一惊，心想，这只中了弹的喜鹊为何没死？这真是件奇事。于是上前去捉那只喜鹊，喜鹊却一声长鸣飞走了。只见地上有一锦笺，王曾拾起来一看，见上首的宫词为韩氏所作，后面和的一首是刘舜英，簪花妙楷，笔法秀丽，名下还注名是长沙故籍。王曾看罢暗想道，这个女子真好才气，今日此笺被我拾得也许并非偶然，与那刘舜英将来有些缘分也未可知。我听说刘公是个忠厚之人，因避长沙之乱才来到了这里。他们夫妻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才貌双全，尚未成亲，听说有许多名门公子前去求婚，都被刘公一一回绝了。他推说因无儿，只有这两个千金，招个可心的女婿以为终身之靠。想必是刘公回家乡去了，故此这里闭了园门。可是这一双佳人何处去了？难道她随父回籍了吗？哎呀，我已是有妻室的人了，怎么想入非非了？不，这样的才女哪怕是见一面也好，要是对她有非分的要求，那真正是罪过了。我一定要留心查访一下，一定要会会这扫眉才子。想到这里，他把诗笺藏入袖内，出了园门，也无心去打猎了，